

皇明九邊考

九邊考司馬魏君東洲所集也一日



按治夔郡因論山西三關事宜遂出
所集本以示予既而領歸之公署細
閱之九邊之事蹟綱領條目燦然畢
具議論纂述皆有根據籌邊之良法
美意盡在於此噫今之刻集遍天下



不過玩物適情之具耳其視此集有益於

國家有補於生民有關於世道不同也請廣其傳且以爲有事於九邊者之一助焉命千戶楊元遂書錢梓於嘉靖壬寅陽月也知夔府事關中張環跋

九邊考叙

古稱諸侯守在四鄰天子守在四夷蠻夷率服者舜氏也來享者湯允夷蠻通者武皆有道仁聖之上而生致夫守在四夷之藩自後造陽築於燕歸兆墜於秦中國先受困襲而夷狄未之賓服其厥无所謂無策也己我

祖宗

朝家四海而幅員萬里遠近則夷類部落居之時皆職責固其聚列聖所以駕馭而奔走之者博大纖悉燦然罔不完東洲魏

君為兵部郎將稽諸凡關簿書審之奇象疑譯集
為光邊考百出以示余緒閱數日領其為書見疆
域之廣焉見保障之固焉見責任之專焉見士馬
之雄焉見錢谷之富焉見外夷之終始焉見集議
之臧否焉昔程夫子學極精微於凡夷狄情狀山
川道路之險易以至斤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張魏
公與備戎將時時握手飲酒因以熟識虜情東州
魏君其若知人之壽歎

嘉靖二十年仲冬月同知長沙府事閩人海東蔡纘書

皇明九邊考引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撰

謹按兵部職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燧之
政其要害重大者如九邊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
如九邊本兵之在

朝廷九邊之樞也其機自職方始非考驗素定寧無負
明時之委任耶學不敏承之是司竊用懼焉乃揀集堂稿
傳採邊疏詢諸邊將譯使有所聞遂書之冊積久編次
成書分類備考懼夫夷險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懼

夫防守之弗嚴也于是有保障考懼夫將領之弗職也
于是有責任考懼夫騎射之弗精也于是有軍馬考懼
夫為^措之弗克也于是有錢糧考懼夫寇虜之莫知所
從來也于是有外夷考懼夫籌畫之弗審而無以為應
變之地也于是有經畧考各虛其後以俟日有所聞而
續集焉至于通乎九邊者仍撮其要于首以為九邊通
考庶平時異地遠者一展卷可知其詳亦矣噫此亦書生
之見耳長于經濟者胡用乎此

目錄

第壹卷

鎮戍通考

沿革 巡撫 將領 邊墻

經畧通考

明戰守 充卒伍 廣儲蓄 利器械

番夷通考

北虜始末 西番彙纂

第貳卷

遼東考

第叁卷

薊州考

第肆卷

宣府考

第伍卷

大同考

第陸卷

三關考

第柒卷

榆林考

第捌卷

寧夏考

第玖卷

甘肅考

第拾卷

固原考

以上九邊每邊又各分類以考

疆域考

保障考

責任考

軍馬考

錢糧考

邊夷考

經畧考

以上七條九邊皆同

凡例

一 九邊圖因職方司舊本增以近年新設邊牆軍營以

備披閱

一 鎮戍沿革取諸會典

一 疆域沿革取諸各邊圖誌

一 城堡墩臺塙塹增舊創新取諸近年堂稿

一 軍馬登耗數目取諸嘉靖拾捌玖年各邊開報手冊

一 錢糧定數取諸戶部各司手本

一 文武職官責任取之本司各科職掌

一番夷始末攷之一統誌參以邊將譯使之言

一番夷部落之強弱支瓜之分合多出虜中走回人口

之言錄之以俟預防者採焉

一要害之巨細必錄以明防守之當急

一邊墻之始末必備以明馭戎之上策

一塩政茶政必錄以明飛輓之至計

一屯政馬政必錄以明軍務之深謀

一首錄巡撫將官以明邊鎮之綱領

一備錄選將集兵儲蓄之法以明今日之急務

一經畧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書輿圖要覽許三季元

邊論并諸名公奏議間亦竊附鄙見

一採集諸說但取其事之有關於地方者故不備錄全

文

一先年奏議或為當時所棄今察其有可行者必錄以

俟採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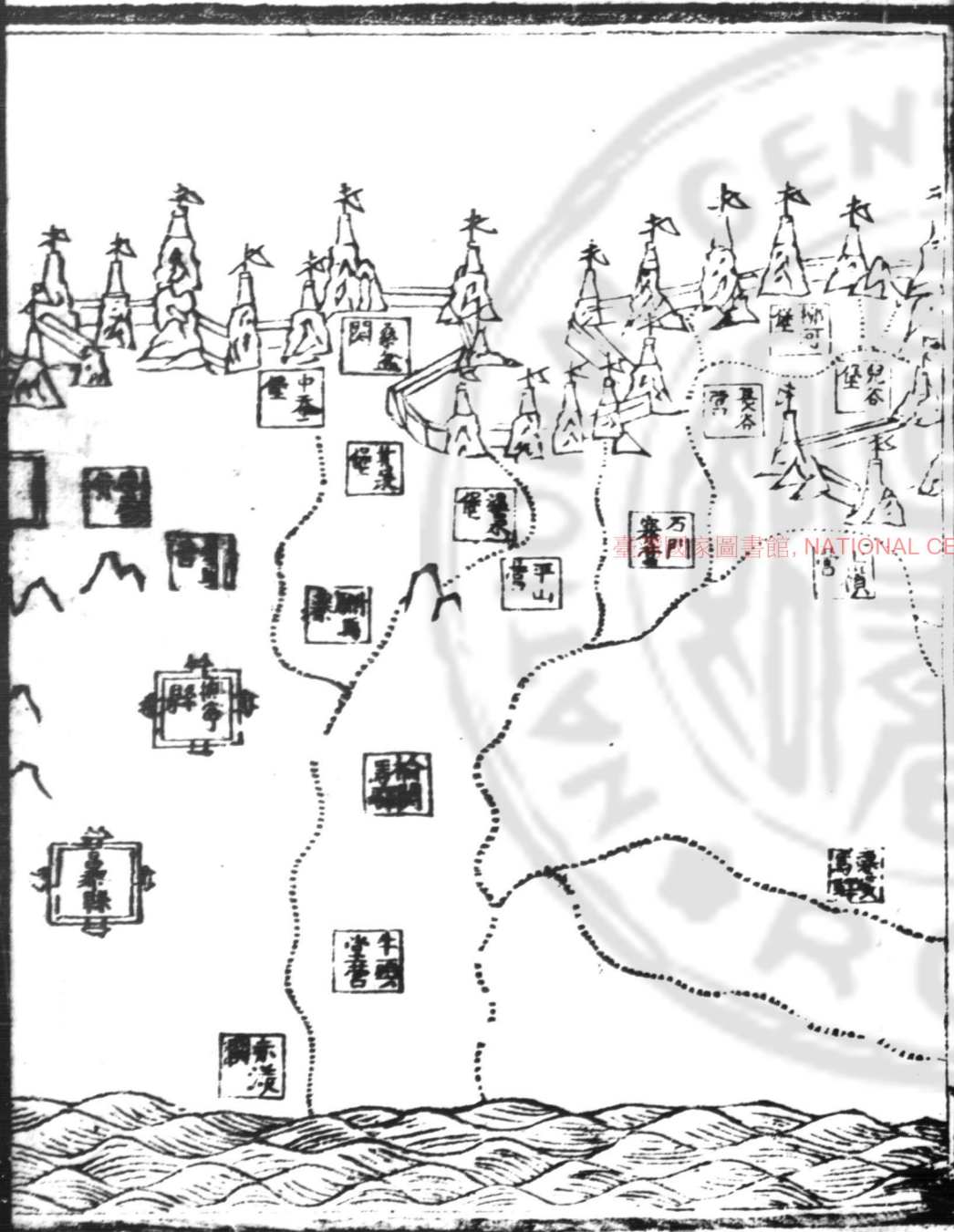
一將領之奏捷失律者必錄以昭往鑒

一凡改築邊壘恢復舊制之說一時雖曰難行必錄之

以俟便宜者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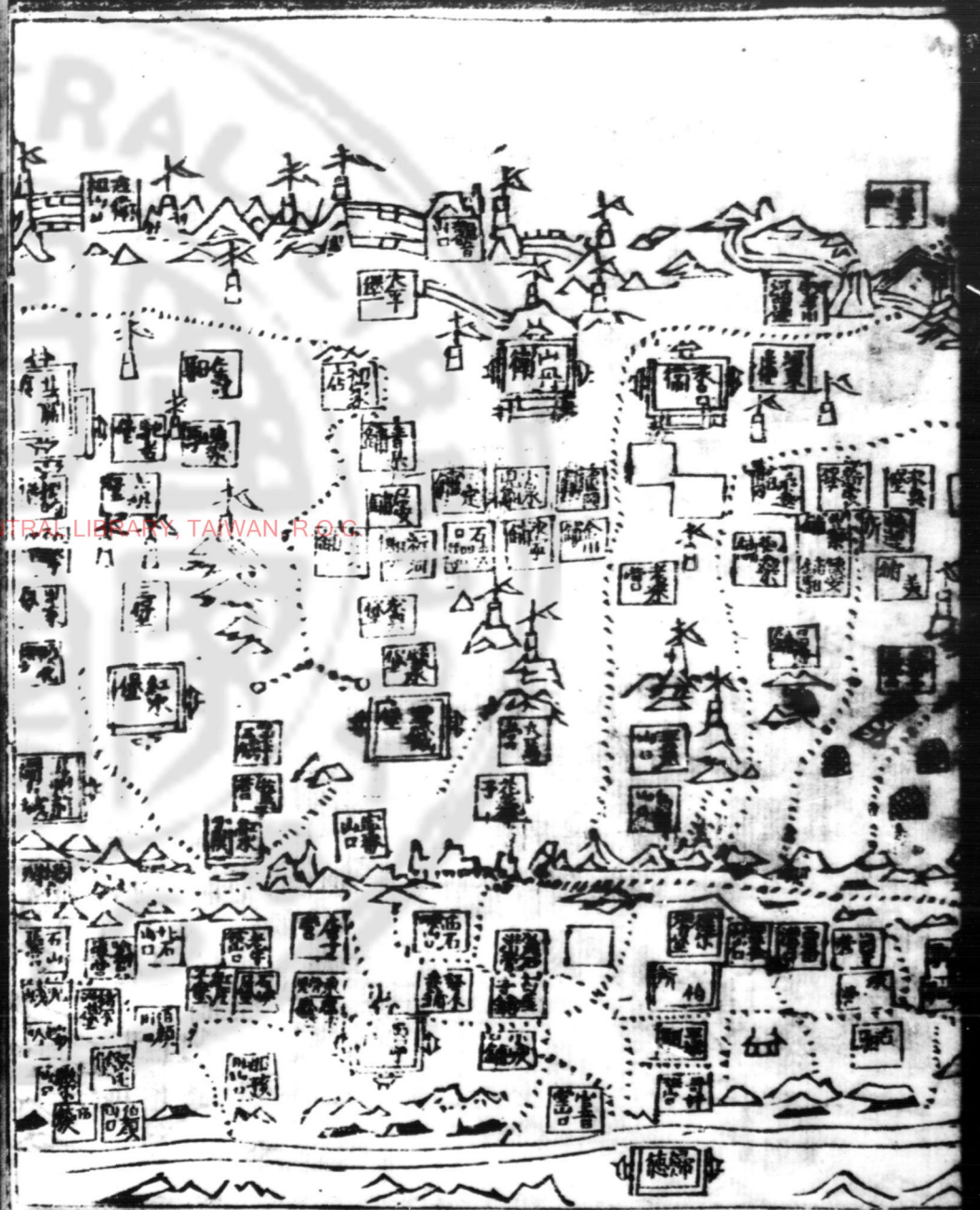
一因事直書止為備事言之不倫不文非暇計也
 一尤有一得之愚僭錄之于後以備自攻非敢求知于
 人也
 一斯錄止據其平日所見聞者愚不能上交孤陋無聞
 故于當代名公壽逸偉績皆不悉知深自愧悚以俟
 日有所聞而續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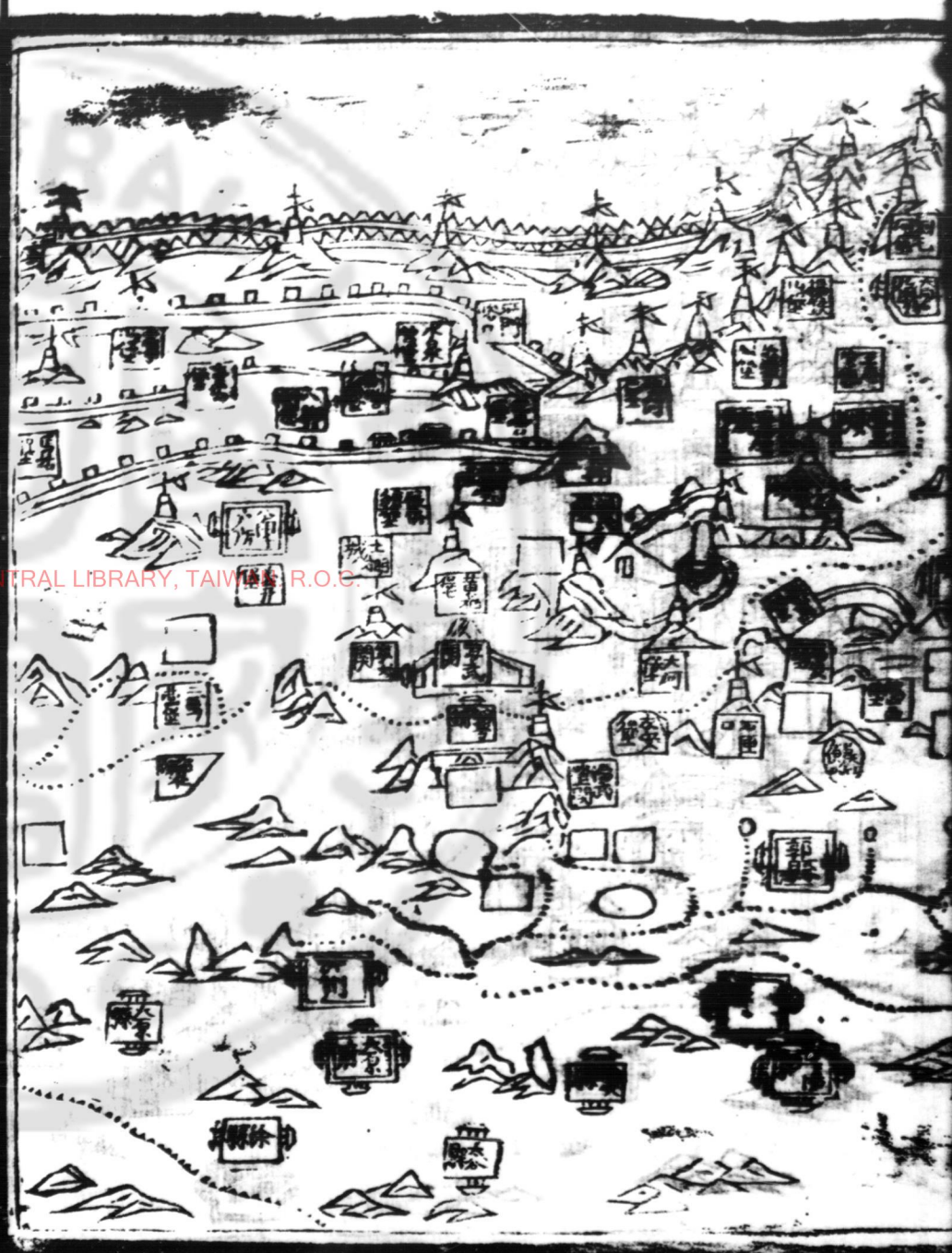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省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邊考卷第一

兵部職方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鎮戍通考

一我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比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也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邊考卷第一

兵部職方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鎮戍通考

一我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迤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比地靈武臯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也兵帶甲四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大臣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周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

今日矣

一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參將曰游擊等官制俱于公侯伯

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永樂間始

命內臣鎮守遼東開源及山西等處自後各邊以次添設至嘉靖十八年五月為星變事奉

特旨裁革

右沿革

一鎮戍莫重于巡撫餘皆待其人而後行耳重巡撫有四曰慎其選曰久其任曰授其權曰明其功罪蓋邊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材堅忍之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

授近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尚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天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及吏部各舉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官久任而後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有固志無固志焉有遠圖無遠圖焉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爲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惶將動輒抗衡每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行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著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與掌書部其有
失機債事悉從敗軍之法知
先朝制縱得未滅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
其成邊防失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

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保元九邊圖論

右巡撫

一鎮戍莫重于將臣重將臣有四曰求實用曰慎武舉
曰廣任使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沉於邊

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
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縞章撫
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風銷英雄感既之氣為害非淺况鸞刀解
牛豈其適用急須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
拭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跡
施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
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
快餘假名而希圖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闡葺之

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賢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隳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

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爲濬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爲欺玩之例使

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提步下人自求全
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
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
將臣爲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謬謬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
苟簡之爲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俱見九邊圖論

右將領

一鎮戍莫急于邊墻蓋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
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
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最易
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
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其甚至乎陷沒疆土臣
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
若夫英雄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窮兵
遠討犁庭掃穴中國強矣然而內自困敝甚至亡國
如秦隋之爲亦非計之得也是以論者謂禦戎無上

策蓋謂此耳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禦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險而曰設必因地勢之險而用人力以脩為之也又曰以守者蓋守不可以無險而險不可無兵以守也謹以古今設險以禦戎者槩錄于后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者戎

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

今郿寧州隋改為北地郡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

今綏德州築

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

郡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

奴收河南地

今河套

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

唐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

毀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

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

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戍鎮兵數萬人

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互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牆今按河套邊牆自國初耿秉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

烽燧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甯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脩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鋪九百間牆外濬舊

塹亦深濶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隄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秦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興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 接

修壕牆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 初修壕牆四十里

皆依前塹塹墾于定邊營北嘉靖拾伍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牆長六十里亦依前塹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牆爲二道于是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牆邊險俱備并大舉不能入真馭戎上策也

右邊牆

經畧總考

一今之四夷北虜爲急

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

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

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河套之南又有

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爲六鎮後棄大寧

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

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

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
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

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滿等官勤

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不督率耕牧

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

按伏以爲奸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

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

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爲慮

而亦不刺一種窳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
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
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
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迄
利乃可爲也

一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

挾

音出擊也

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

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策不爲
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所爲其被賊誘而覆之故

先遠探賊往之處我方提兵問道而往伏于要害誘
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竒正一槩鳴
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
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
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俱見與圖要覽
一方之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
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
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
失未見息有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

襲也文法大密而巧避之術大多也斥堠不立而勇
敢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
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
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其
爲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
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棄障不爲不
可勝之策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
謀之上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莫之
能而况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

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
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
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
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
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
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追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
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
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
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

諒之情何乃自苦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
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
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
明與決亦徒焉耳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
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敬袴也乃今冒功有
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
矢石幸而成功者矜矜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
勢豪純綺之徒固已矢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
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

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
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一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
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六一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
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
來也

一法者今之樞也今者所以此惟法而加乎民也法之不
立自上玩之令之不行自上廢之語曰有治人無治
法蓋傷之也今之鎮邊士四之耗億錢穀之侵漁造
塹墩空之廢墜無弗有法本新弗嚴且善固已朝夕

令之矣當事者曾不一閱歷而檢勘之承委展轉唯
文移之與憑巧文塞責虛誕說國已墮其術中矣
信耳賤目積善書畫所由來非一日也要在春秋行
邊揀精銳汰老弱兵何以不強去癩瘠烙脹壯馬何
以不健攢局造閭堅利器械何以不備城塹欲其高
深錢穀稽其出納崩塌傾圮侵漁盡耗者置之法懲
一而戒百焉設險足食計日而效也一切付勘報而
不綜核自爲之此孟子所謂以七十疋病求三年之
艾也夫見東成錄

一我

國家之制兵律莫重于喪師故將帥多以保全自計賊
至則合兵入城既求免于敗亡賊去則尾之出境又
求免于退縮于是

朝廷薄其責議者畧其罪而地方之傳戮不問罪豈當
乎夫喪師失律罪固不貸矣而地方之殘破人民之
殺虜亦必以

聞雖使師旆獲全罪在不贖則將帥無敢爲保全之計矣
一虜情虛實未易窺測故必得亡命之士深入胡地覘

伺機奪而為之度今邊塵以烽火為候傳報以出境
為度胡馬臨城而將未聞虜騎分掠而民不知雖有
勇敢莫得而用精孰預乎夫奮勇畢力未始無人也
則聽其留畜以備瓜牙編之卒伍以厚糧賞如養庶
有地雖多不奪官租有入雖厚不徵則可以養勇敢
而得其力矣

一環數千里之地要害非一以疲卒萬人分守之及其
調發則空壘而去黠虜乘間剽掠如入無人之境雖
數十騎可以橫行而莫之禦也夫崇崗峻嶺綿亘不

一絕天之所以限華夷而其勢中斷兩岸如關者賊所
由入之路也于此而設關置壘增其卑使築其虛
使堅然後精兵以守之矢石以臨之賊何由而入乎
一高城深池堅厚不接國之所以衛生聚而民居散亂
遠在郊外者則賊所必掠之地也于此而掘塹增墉
為之關鍵為之守護則室家親戚併力自保賊可得
一而掠平入則堅壁清野以困其銳去則伏兵險隘以
乘其變攻守互用不得志于夷狄未之有也

一以出戰危呼吸之間存亡係焉昔李牧以市租養軍

趙克國日享士卒故能戰勝攻克今民逋當賦而軍士之糧賞不充將士守常棘而士卒之剋削不免怨望且興而何有于用命乎夫

國家制兵有額而逃亡之清審無實于是軍數少而兵力衰則召募不可以不講也

國家之定稅有數而上下之冒濫無稽于是乎糧數少而軍食缺則儲蓄不可以不論也查兵糧之額而求其實在實用之數以召募之兵而抵其冒名冒支之濫則兵何有而食何有不足乎見遼策

右明戰守

一人相忘於土風安於習也胡貉之民不能暑揚粵之民不能寒平居且然矧介冑韃索耶

國初徙腹裏軍民以充邊衛厥後戰歿流移營伍日耗於是勾取解發以繼之夫以數百千萬里之外驅丁男以徙塞下離去鄉井居止不習重之以科罰之擾笞辱之苦又多置之塚空曠哨恒見其十死八九矣雖有存焉能挽強執銳周旋鋒鏑哉同里之人追妻舍解喪身破產十且一二蓋自是民始疲矣夫各邊

之民衣皮飲酪與虜習若募一頃其伍而時練習
之外可以禦胡寇內可以聯保伍因之停濟解之令
以蘇疲民一舉而二善具矣

一成化初差御史李綱言去陝西延慶二府招募土兵
每名量免納稅糧六石帛存二丁帶貼當選過土兵
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編志排甲差委有司佐貳官員
管領聽調殺賊

一成化七年例要將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奏
告不曾着伍軍人及本省有解軍前陝西延慶二府

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充各邊補伍

一成化十年總制都御史余子俊題將前項土兵審勘
有願入伍當軍者將本戶稅糧二十石以下者并差
役盡行蠲免二十石以上者免二十石其餘照舊徵
納存留本處并附近去處不許遠起邊糧本軍收發
榆林衛入伍食糧差操聽總兵等官調用殺賊

一弘治十五年大僕少卿王質題於陝西甘肅涼州各
官庫內查取見在官銀每二鎮共贖五萬兩以備召
軍之用若係召募者每名給銀五兩係冊內查出抽

選者每名給銀三兩五錢仍免空闕舍餘一名幫貼
就與關支糧賞其見任官員百戶召一百名與陞副
千戶副千戶召一百名陞正千戶正千戶二百五十
名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
同知二百名陞指揮使俱月加俸糧一石都指揮僉
事召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召二
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有爲事立功及革職
閑住官員能召百名與復職該陞官員撫按官會
同給與公文執照仍類總具奏其所召士兵就令原

召之人管領殺賊有功之日照例併功陞職

一軍官之外若舍餘軍民土人素有力量能召軍者每
召一名給賞銀一兩十名賞銀十兩至百名賞銀百
兩以類而推俱照此格

一其總小旗召軍一百名者照例陞級舍人召軍一百
名者與做冠帶小旗後有軍功俱照級陞授其召軍
不及原擬之數照原擬扣數給銀以酬其勞

一正德年間提督尚書楊一清題西人性氣猛悍尚勇
善鬪且慣見虜賊聞敵不懼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

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
在官頭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備
軍裝弓矢器具圍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
練不許妄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人心亦不許
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于事

一嘉靖二十一年都御史戴金題稱隄備之計大要固
不外於將得其人兵得其精將可選也而兵可以一
律齊哉如一陣之中得武藝閑熟驍勇出群者二五
人以倡首敵則率從者自有生氣而軍勢遂張此兵

法一定之機要也但拘拘於行伍之中求之不無太
狹亦不必拘於西北如淮徐齊魯雲貴兩廣川湖俱
自古用武之地豈得全無人哉但人之抱才負勇如
木之不齊也不可兼得故有長於智慮心通武畧而
臂力不如騎射不足者有身負強毅能挽鈞石之弓
發無遺矢或二人可當三五人者有當一二十人者乃
不通於文墨又有弓矢雖不精而力能荷戈持盾所
向無敵而一字不識者以上之輩俱可收錄爲用仍
分別三等以精通武畧或兼達文學者爲武才慣熟

騎射或兼知陣勢者為武藝驍勇過人長於各項器
械者為武勇通行山東等處布政司并直隸地方不
論職官諸色人等但長下此等俱起送兵部斟酌所
表謝發緊要邊方聽用武臣之人中間有過亦應畧
其短而取其長如前漢陳湯少以貧故不為鄉里所
稱宋曹倫少為小吏好使心凌人人多惡之比其餘
用俱立大功無在人駕馭之何如耳

一要害之地墩堡雖設道里亦遠兵分則勢自弱特有
整少發則不足多發則道途一繞至則胡已去聚而不

罷則費多罷之則胡竄入非惟防守之難抑且財費
不貲矣考之唐將李抱真然和民丁男三選其一以
隙則分帶用射歲終試以必罰三年皆善射得勁卒

一萬遂推視一才此一策也宋將曹瑋言邊民應募
為弓弩手者請給閑田蠲其徭役有整亦足以守此

亦一策也漢趙充國討羌留步士萬人屯四部曲以
逸待勞此又一策也為之計當閑暇之時相度民

居之便一選則選須用李抱貞之計可募則募須用
曹瑋之計可屯則屯須用趙充國之計或百十餘家

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爲
守少者徒以附焉侵漁有禁使無所苦鼓舞有術使
樂于爲物力資產既切十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如
是則相救進不避死非必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
有也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申明陞賞之令
以待與選紳勞既隆探必的虜之動靜先知我之
戰守有備或劫營干城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
其外則禦敵得生制之矣

右五卒伍

一國初南京設太僕寺各邊設行太僕寺苑馬寺以養
孳牧馬匹洪武二十八年革兩京監官令有司孳牧
各邊仍舊每兒馬一匹騾馬四匹爲一群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州縣原額種馬二萬伍千群每群每
年取備用戰馬一匹每年共該取戰馬二萬五千匹
解部發寺驗俵寄順天府所屬州縣及保定府易州
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民戶牧養候京營并
各邊缺馬解給

一各處牧馬草場荒熟不一前馬既給有司民戶領養

遺下草場荒者徵地租銀熟者徵子粒銀并各官軍
倒死馬匹椿朋銀及天下缺官銀俱解部轉發太僕
寺在邊者徑解行太僕寺各收貯以備京營各邊缺
馬解給買補

一茶法蓋西虜畜牧爲生所利者中國之茶也自唐回
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
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克厯之良戎人得茶不能
爲我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
我

朝初制金牌其牌額上篆文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
一面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捧前去調
聚番夷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
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敢少彼既納
馬而酌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
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矣蓋以外夷肉食非茶則病
故以茶餌之使之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一或背叛則
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制服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

無出此矣獨曰馬而已哉但前茶俱出四川保寧
等府輪撥濟漢軍夫歲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處茶
馬司收貯後因邊方有事軍夫不克止將漢中府歲
辦茶二萬六千二百斤煎以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
斤易馬其于遠地一切停止至弘治間都御史楊一
清撫調各番興復茶法彼稱未奉

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商販無禁彼得坐收茶利特假此
以爲詞耳方今西番侵掠邊民當急極救制服之術
孰有過于茶馬乎爲今之計惟嚴禁商販仍復軍夫

斯爲大利伏請 洪武二十年榜例內一款本地茶商
人家除約量木家歲用外廿六餘盡數官爲收買私買
者悉入官今宜申明此例仍令前項軍夫分地轉
運以免直達之苦收買商人之價或以太僕折色或
以牧廐地租運到茶馬司以請

金牌者納如此非惟戎馬而有備亦得駕馭西番而
不敢擾我邊境矣

右修憲政

一 御史以各司所辦納邊今是秋歲有定數而各司

有見之之數當多故所之戶部則有而取之邊倉則
無近邊要倉故校之稱將太倉年例銀每邊預解若
平今有司下熟熟之地校買積蓄以待有事備用是
亦一策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
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政而兵農
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

國家酌古準今立為屯政洪武末樂聞每軍給屯田一
分歲收糧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本軍按月關

支餘糧十二石納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
如舊

欽免餘糧一半宣德十年

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為例觀此則

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
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
之重亦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
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
不可無而大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

清查曰歲一造冊曰盜賣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弊生也蓋戶有興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况于久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絕者亦多矣人資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之清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爲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

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矣數百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皆馳于人情何是以

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撻舒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絕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但不能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云凡屯田人等得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

俱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
軍人等發邊衛克軍民發口外爲民如管屯指揮等
官知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叅問此爲後來者戒誠
是也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爲新增者設
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冊百計開除
或以積荒或以水推沙壅盡開其糧者或扣除原軍
重糧而報以開荒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
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
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

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一不爲
勞丁少者雖一丁不敘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
丁少者孩提之童入冊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
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
以爲生是以強者計免弱者逋亡而族大者亦小矣
至于解補徒爲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
况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里甲之擾虛增月
糧之數而終爲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克歟爲今
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爲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

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
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
俱以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
凡此操丁既無月糧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
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
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爲舊冊永不更
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爲例名
爲新冊歲報監司稽至十年同有司黃冊類造一次
將新冊收入舊冊而嚴其原額新增之數監司按臨
執舊冊以查額執新冊以防開除等訪下情稽其
隱弊如此則有丁者無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
屯田軍伍不日增乎至于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嚴之
于受役受田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一
國初屯者十之八守者十之二率四人食一卒焉自後
邊警愈設則兵日增兵日增則屯卒日耗然人去地
存屯政如故也奸豪乘勢吞食影射之於是逃絕
淪浸水衝沙壓之弊興邊儲之供仰給內帑矣夫激

利以邀名非功也謀近而見小非計也科糧則加屯
糧則耗無說也夫邊州之民率隸及伍夫人皆兵也
其地皆屯也謂曰科糧何爲者哉誠也按其屯堡聯
其伍即其上下旗軍甲乙次第之又安從影射耶計
五十畝量肥瘠遠近時損益之而徵其租則無不耕
之地不稅之田地不加多而屯政舉矣不此之計而
曰抵補曰納銀以人而代稅政體當如是耶若因舊
蓄之地墾而爲田豈可收抗稻馬虞伯生已有成畫
矣

一各邊肥茂之地最多但地曠人稀無處迴避故不敢
種遂爲荒蕪之場有識者咸謂不論在邊在內多築
城堡許凡軍民人戶于近城堡地七儘力闢種使之
自贍求不起科有警則入城堡無事則耕且種且守
不惟糧食足而邊塞亦實此爲至計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各營堡隍守官軍餘丁盡數
查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
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勾白已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
者每名照例採打堪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

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
把總官員俸糧住支候採草完日復有實收方許支
俸

一總制楊一清題查得山陝各鎮自來處置邊儲不過
曰空運曰召商曰糴買三者而已弘治十三年間大
虜在套動調京軍差大臣督理軍儲空運腹裏州縣
糧草累民陪補至于破產鬻兒今日斷不可行况腹
裏空虚亦自無糧可空惟有召商糴買二事可行銀
買雖若簡易緣地方道里遠近不同計算脚程多致

末踰其本若分派州縣僉報人戶糴買未免累民暗
陪陰補而官吏里書賣富拘貧侵尅抵換之弊又不
能無省費于官歛怨于民亦非至計揆今事勢不得
不然惟有召商報中似爲得策客商射利雖小必趨
官府儲糧小費何吝故在客商增一分之價則官司
有一分之益但須革兜攬賣窩之弊豈可廢從古飛
挽之法又聞之道路近年官司召商多至失信或所
召價多所給則少或召納已完又復追價致令虧失
資本怨聲載道以此各邊開申糧草多不肯報納率

懲已往倘有重大賤情路途阻塞車脚不通召商糴
買兩無所措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簡命侍郎劉大夏巡邊經畫
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
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
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百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集
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
石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

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之家自往告
報勢要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

一地莫重于邊陲利莫過于塩課故我

朝立法于塩課尤致意焉盖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
之而後樂從非專為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
為艱故開塩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
其為計誠深且遠矣柰何近來更張未當商人憚于
上納邊儲以之不克夫豈塩課利于昔而不利于今
哉盖徒計利而無長久之計故耳洪武功每塩一引

納銀八分永樂間納粟二斗伍升成化間納銀肆錢則已重矣猶之可也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權勢賣窩復取銀二錢矣督糧衙門又勸借米一斗矣長蘆兩淮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况長蘆鹽引時值最輕人若不顧所利者惟兩淮兩浙耳每引實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鹽價踴貴乃其所也夫正鹽踴貴則私鹽盛行私鹽盛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何也

國初龜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時

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灶丁得實利今鈔一貫不易粟

數并况無鈔乎乃禁灶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而死

也正統二年令曰貧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

給米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米一石蓋

當時此令雖出米實無措官司徒挾此令以征餘鹽

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貧灶朝有餘鹽夕望米麥

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息償鹽灶丁之貧

此之由也餘鹽既歸富室多積水次以便私賣故豪

民挾海負險見利而不見法禁愈嚴而犯愈多此隙

不殫必貽太惠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爲今之計莫若
額鹽餘鹽皆令商人開中于邊額鹽一引許中餘鹽
二引其權俱照先年二百零五斤額鹽拆裹以成化
之例納米而支灶丁歲課其餘鹽減半開中半價令
商與灶丁收買凡一切奸弊皆嚴令禁止如此則商
人樂從邊陲充實貧灶之餘鹽有利而私販不行應
捕可免矣或者乃曰今之鹽課每引七錢五分而尤
不足如之何其減半也不知鹽利因天時人力之所
共成皆有常數今兩淮歲課七十四萬有零引兩浙
四十四萬有零引山東二十七萬有零引利于官者
僅有此耳私鹽船隻千百其群何月無之此利盡爲
豪徒所有官何利焉苟使餘鹽之利盡歸于官雖薄
收尤多于舊額况商人灶丁彼此樂從不招而集豈
復有憚于上納者哉

右廣儲蓄

一成化二十年總制余子俊題稱自余將出師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後世有以武
剽車之走包奴備廩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效今各邊

地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
營車如缺去處以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
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雷相
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兵伏兵或首遏
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
之城策不飼之馬亦備邊至計

一軍中以火器爲重故神鎗火砲佛朗機旋風破之類
號爲無敵與秦檜蕭之戰車巡撫李慶甫之高言照
坑總制劉松石之防軍冰泉百世不能易焉

右利器械

卷五總考

一屬莫強于遼金元之時而莫弱于我

朝始盛于今日夫自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遊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代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孽
僅存嗚呼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

備西夏一路而虜成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于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防禦之畧不可一日不講也其類有二曰北胡曰西番

北胡種類不一歷代異名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匈奴盛其弱也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後魏蠕蠕強其弱也突厥興唐真觀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其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後蒙古盛兼

併入寇中國代宋稱元國位十四傳天命歸我國朝元帝遁于朔漠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各為四部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于迤西是年丞相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

詔建赤斤蒙古于迤西萬戶把丹據平涼至是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為民仍號土達其壯者選為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

迤北順寧真義安樂三王宣德脫脫不花爲王居沙漠之北順寧王馬哈木之子脫懽懽之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

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窘促不備俄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盈壑上比猝報至京師大震

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而去弘治十三年虜首火

節大舉始入套住牧

王德初北虜小王子昂阿爾禿廝與丞相亦不剌殺小王子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餘至涼州乞空地安住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印誥諸蕃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北岷奔四川松潘未久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此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

八月阿尔禿厮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
牧九年二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
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尔禿厮娶爲子婦五月
二十六日阿尔禿厮子領衆二萬並所娶亦不剌女
復過寧夏入套

今訪小三十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黃毛達子南有
吉囊阿尔禿厮居套東有滿惠三居宣府外西有亦
下刺居西海其餘散達皆數首部落黃毛達子懼吉
囊等尊言終不敢南向來自宣府西至甘肅近邊搶

虜者皆言囊等數首部落

虜中走回人口傳說胡運盛時九部落皆太師統之
太師即華所謂大將也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廢太
師以那顏領之那顏即華所謂小官也而差遣日繁
惟台吉領者得免差遣是以諸部落樂爲台吉所領
台吉即華所謂宗室也九台吉在孕即爭以爲主而
供給其母生即奉歸本營故今之部落多領于台吉
台吉荒淫無節志在搶掠故曰胡運實當其衰也不
知吉囊阿尔禿厮亦台吉也近聞各酋多附其東朶

類革蘭台其西亦不刺皆與之和親所不與者惟女直耳豈可樂以台吉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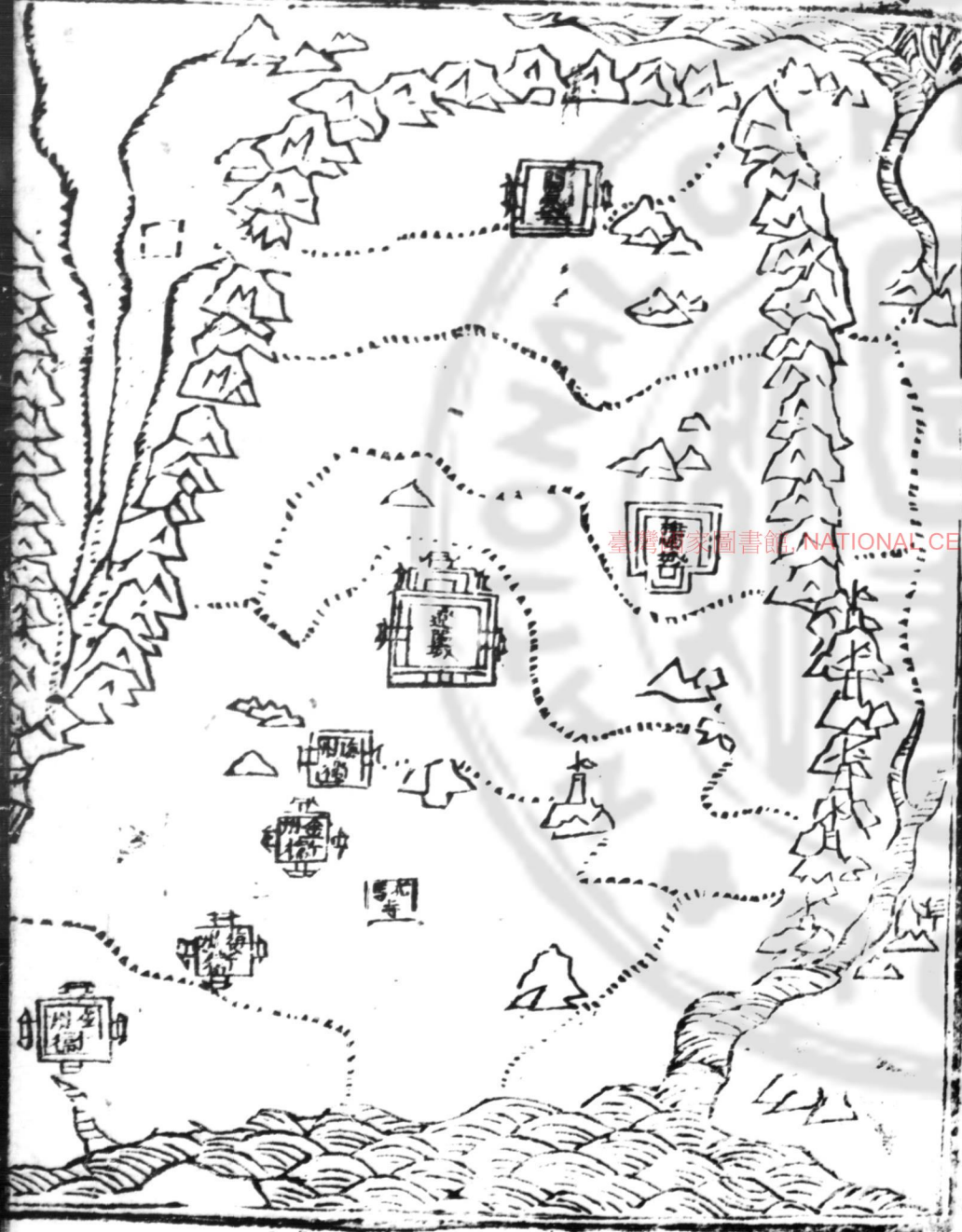
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囂而據拒東漢唐運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西夏爲禍大矣

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爾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

等七十埃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不復也

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吐魯番強梗皆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藩屏已失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況今北虜尾刺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刺徙居西海蚕食諸番漸有并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慮也

卷一 東遼圖



皇明九造考卷一終

--	--	--	--	--	--	--	--	--	--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九邊考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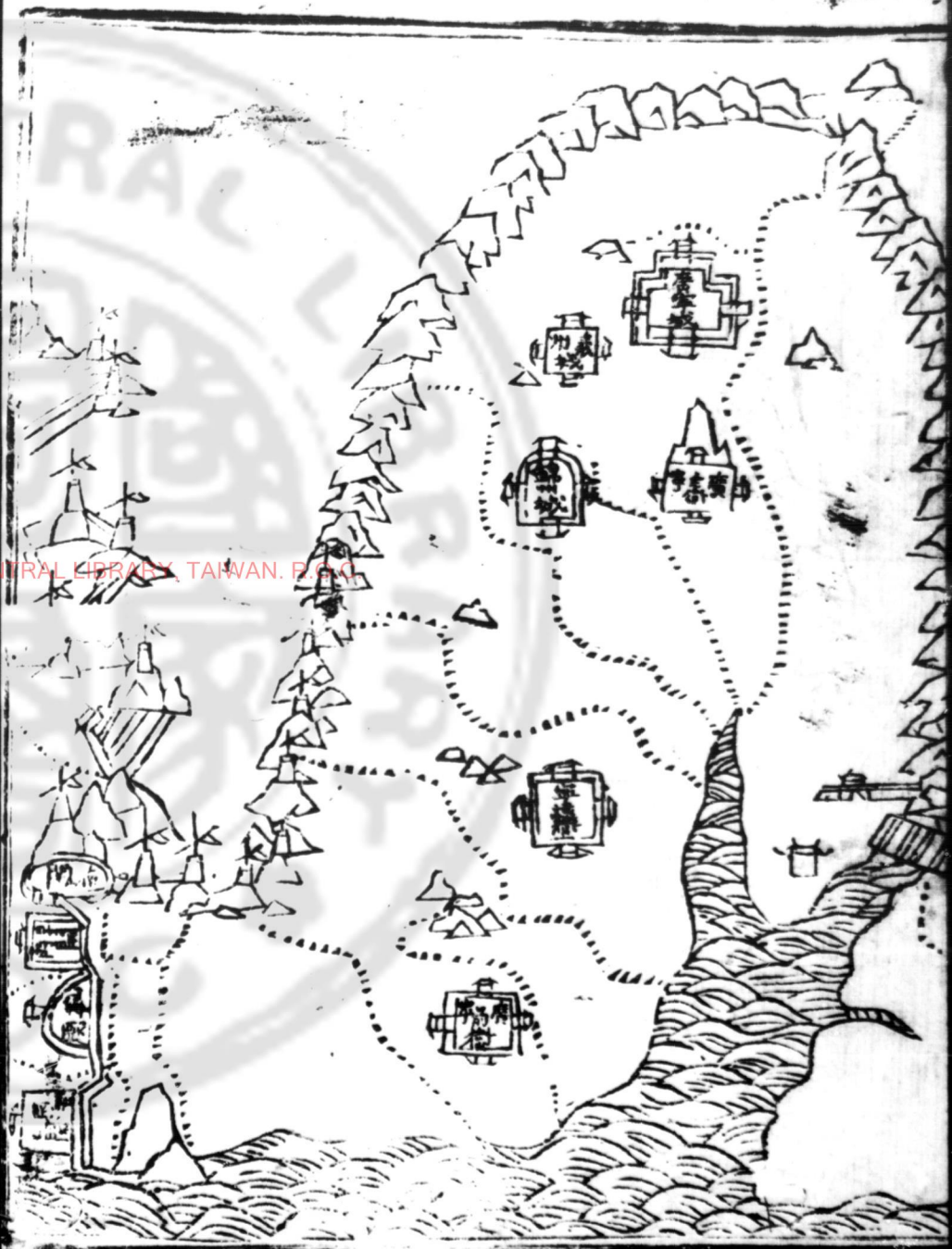
遼東鎮

疆域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編集



遼東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暨無間之地為幽州即
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
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
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
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



為遼東都司十年奉所屬州縣總領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元鄰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為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元鄰兀良哈二衛而朵顏為最

山海關六十里至

高嶺驛六十里至

沙河驛六十里至

東關驛六十里至

曹家莊驛六十里至

連山島驛六十里至

杏山兒驛六十里至

小凌河驛八十里至

十二山驛七十里至

板橋驛七十里至

沙嶺驛八十里至

牛家庄驛九十里至

海州衛九十里至

安山驛六十里至

遼陽城

遼陽驛一百二十里至

瀋陽中衛六十里至

懿路驛九十里至

開州驛九十里至

開原三萬衛

遼陽驛六十里至

安山驛九十里至

海州衛六十里至

耀州驛六十里至

蓋州衛九十里至

熊岳驛六十里至

五十寨驛九十里至

復州衛九十里至

字蘭驛九十里至

金州衛六十里至

水湯驛六十里至

旅順所

保障考

北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而枕瀋溟而金復每益旅順諸軍撫屬

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齊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在

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在後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

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

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

陽舊城在馬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

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甘

舊則城堡士馬芻糧可省十之三四

主員任考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

勅書

責任防禦虜寇操練軍馬修理城池聽理詞訟區畫
糧儲禁革奸弊保障軍民一應邊機軍務須與同事
內外守臣計議停當而行分守守備等官悉聽節制
鎮守太監一員駐劄廣寧城嘉靖十八年五月爲星變
事奉

特旨裁革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仰體

聖明簡任之意撫恤士卒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邊牆墩臺

關防馬市懷柔諸吏保障地方凡事與鎮守太監巡
撫都御史協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壞事副參
以下悉聽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以副委任
毋得貪殘憤事自乖常典

協守遼陽副總兵官一員駐劄遼陽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要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恤士卒防禦虜寇
尤須持廉秉公圖稱委任如或黷貨害下致悞邊務
責有所歸

分守關元右叅將一員駐劄開元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須用心操練軍馬修理城池督瞭墩臺補葺
關堡防禦賊寇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聽鎮巡等官節
制不許偏執違拗有乖大體尤須廣以律已仁以撫
下毋得扶同貪尅貽害地方

分守錦義二城右叅將一員駐劄義州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在操練軍馬修理城池防禦虜寇凡事聽鎮
巡等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撫恤軍士不許徇情貪
贖以負委任

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廣寧城坐名 勅書

責任務須公守操練軍馬三千員名時常用心
操練軍中器械什物等項俱要齊備遇賊侵犯聽鎮
巡官調度即便遏殺尤須身先士卒毋或畏縮推避
尤須持廉秉公撫恤士卒養其銳氣振揚威武不許
貪黷苛刻及縱容頭目人等生事擾害致生嗟怨如
悞邊計罪不輕貸

守備寧遠官一員駐劄寧遠城不坐名 勅書

責任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恤軍士防禦虜寇凡事
悉聽鎮巡等官節制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不許

擅役官軍私營家產以負委任

守備鞏陽等處官一員駐劄鞏陽城

劄付

責任修葺城堡操練人馬遇有虞寇出沒防禦截殺
仍要守已恤軍不許貪刻壞事一應軍情重務仍聽
遼陽副總兵節制不許專擅違拗

守備管理開原馬市官一員駐劄開原城

劄付

責任令在開原管理遼馬市務在持廉秉公慎重行
事所易馬匹俱送鎮巡等官給軍騎操俱不許苛刻
有失外夷之心亦不許分毫貪黷營幹私家知違聽

巡撫巡按等官參奏拿問仍禁約手下通事伴當人
等不許生事私將貨物與夷人交易引惹邊釁事發

一體治罪

備禦官一十五員責任俱同見後

一員駐劄錦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義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寧遠城

劄付

一員駐劄浴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金州城

劄付

一員駐劄汎河城 劄付

一員駐劄豁路城 劄付

一員駐劄鐵嶺城 劄付

一員駐劄中固城 劄付

一員駐劄開原城 劄付

一員駐劄浦海城 劄付

一員駐劄撫順城 劄付

一員駐劄瀋陽城 劄付

一員駐劄廣寧鎮城 劄付

一員駐劄廣寧前屯城 劄付

責任務要操練軍馬撫恤軍士修種城堡防禦虜地

尤須持廉秉公求稱任使悉聽鎮巡副參遊擊守墩

等官節制不許貪酷壞事法不輕貸

軍馬考

本鎮各城堡墩空常操馬步并守墩冬操夏種實在官

軍人等共八萬七千四百二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人等六萬四千二百八十員名

守墩空官軍人等八千六百二十五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人等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七員名

廣寧前屯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共三千八百六十

一員名

冬常操馬步官軍人等二千九百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五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三百員名

寧遠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七百七十五員名

冬常操馬步官軍舍餘四千三百二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八百七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六百三員名

錦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三百六十九員名

冬常操馬步官軍舍人四千一百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三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六百三十五員名

義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五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冬常操馬步官軍舍人四千四百四十員名

守堡空官軍餘丁七百三十二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四百五十七員名

廣寧右屯本城墩架操守官軍人等四百五十一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餘人一百三十六員名

守架墩官軍餘丁四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百七十一員名

廣寧城堡墩空操守官軍達舍人等一萬六千三百九

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達舍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六百七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千一十三員名

海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六千五百七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人等四千九十八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三百七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千一百二員名

遼陽城堡墩空操守達舍官軍人等一萬七千九百六

十九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達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千八百九十四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千四百六十五員名

瀋陽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二千八百六十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二十四十一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二百三十九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五百八十員名

蒲河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二百七十五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八十一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百五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四十四員名

撫順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五十八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舍人一千三百五十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二百一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百四員名

懿路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六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四百三十二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百三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一百三十五員名

沈河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五十三員名

守墩空官軍人等一百二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一十二員名

鐵山嶺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六百八十九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舍人一千三百三十九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一百六十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九十員名

中因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一千五百五十二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五員名

守墩空官軍一百九十七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

開原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八千六百二十九員名

常操官軍舍人七千五百二十八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八百八十二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二百一十九員名

金州城堡墩空操守官軍人等一千七百二十六員名

常操馬步官軍五百九十一員名

守墩空官軍餘丁四百三十五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七百員名

復州本城操守官軍人等六百四十七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達舍五十一員名

守墩架官軍達舍四十四員名

全冬操夏種官軍五百五十二員名

蓋州本城墩架操守官軍人等二千四百六十四員名

常操馬隊官軍達舍一百二十一員名

守墩架官軍餘丁一百一十八員名

冬操夏種官軍餘丁二十二百二十五員名

馬政

遼東行太僕寺管轄定遼等二十五衛所官軍騎操馬匹
洪武年間開設

本鎮原額馬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八匹

牧馬草場有荒熟荒者徵地租銀熟者徵子粒銀二

項銀兩俱本寺徵收以備買馬各邊同

每半年一次將原額見在并倒死馬匹

奏報其倒死馬匹買補不及八分者將把總管隊官住

俸追買完日方許關支銀收本寺以備買馬各邊俱同

遼東苑馬寺管轄驛牧馬匹

永樂五年開設六監二十四苑當年止設永寧一監
清河深河二苑

正統十一年又設懷州龍潭二苑至景泰四年裁革
其餘俱未開設今止有永寧一監清河深河二苑專
養孳牧馬匹三年差官查勘一次

弘治二年該太僕寺卿王霽奏于永平府所屬州縣
選取孳牧堪以作種馬一千匹送至山海關着落該
寺差官帶領軍士前來領回作種

開原廣寧二處馬市永樂三年開設收買達達野人女

直馬匹上馬每匹價絹八疋布二十疋後廣寧禁止

天順三年恭寧衛都督革平帖木兒奏復開

錢糧考

山東歲入本鎮夏稅秋糧折布三十二萬疋每疋折銀

參錢

鈔麥二十八萬石每石折銀一錢五分

花絨七萬斤每斤折銀五分

又花絨六萬二千斤每斤折銀六分

草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有零每束折銀九釐

山東鹽運司折鹽布四萬六千六十三疋一丈八尺五寸每疋折銀三錢

永平府鹽鈔折銀九百一十一兩五分三釐

本鎮屯糧二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石各折不等共折銀二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五兩五釐

年例銀一十五萬兩

額派客兵引鹽銀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五兩

補歲用不敷引鹽銀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

本鎮屯色秋青草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六十束

邊夷考

一東夷即九夷之地所謂獻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

夷玄夷風夷是也後爲朝鮮高句驪女直挹婁新羅

百濟伏餘東胡烏桓鮮卑渤海沃沮三韓濊貉日霄

安定樂浪玄菟直番臨屯帶方肅慎靺鞨勿吉高麗

北貉契丹孤竹等國歷代兼併不常今所存者惟東

有朝鮮東北有女直諸部落西有兀良哈三衛今之

邊患三衛爲緊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朝鮮國在遼陽之東以鴨綠江爲界即周箕子封國漢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晉永嘉末
陷入高麗五代唐時王建伐高麗闢地益廣世遣使
朝貢于宋遼洪武二年其主王顥表賀即位以金印
詰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主瑤昏衆推門下侍
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自爲聲教更名且遣使請改
國號

詔更朝鮮世相傳襲至弘治初幼弱景泰七年其叔瑒以
讓位請遂封瑒爲王自口以來歲時貢獻不絕其國
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血禮義之邦每貢獻先期報

遼東都司奏請待報方瑒兵送來使于遼兵回候歸
期復舉兵來接其人多仁柔懼女直等夷故防之也
不爲患

女直初號女真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即古
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
北至奴兒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
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激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
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元以北因其部族所居割
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麟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元者

隱勉未等所二十有四其首長為都督指揮千百戶
鎮撫等職給之以印牌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
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隣
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織紡飲食服用皆如華
人自長白山迤南可耨而浴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
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為
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
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讐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
迷去奴兒干二千餘里二種曰女直野人又一種曰

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為生諸夷皆善馳射
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兀良哈三衛見薊州邊鎮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
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口太寧由黃泥凹逾
瀋陽鐵嶺至開原曰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
四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即殺人剽髮其髮以
自刺性貪黠邊人以酒若貨啗之執而殺之茲故幾
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到劔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
夷惟此最無賴也

一
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元良哈三衛各置都督二
羈縻撫取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別其
種類則其間易以投使之人自爲雄各相爲戰所謂
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以及
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二貢使之款
戴中國外禦北虜也

一朝貢夷人賞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指揮至鎮撫五
表裏各人四表裏散達二表裏所貢馬收于本鎮行

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直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
三衛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
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遞之擾可知矣

經畧考

一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惟山海子線之路可以內
通亦形勝之區也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隣女直
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
貢事雖羈縻勢成障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東北
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竊發

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
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中嚴防守不墮俾恩
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倖斬論功則第二義也
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
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
則晏然久矣三倉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
草木豐茂更饒魚鮮

國家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
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

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譽邊方之慮
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
路禁驛傳之騷繹增墩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重
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見九邊論

一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時都御
史陳鉞說太監汪直立功固寵虛張邊警妄奏請師
汪直主乎內以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
直以便宜生殺陞賞與師致討壯者逃匿惟餘老弱
或殺或虜旋凱獻俘不次陞賞未幾虜以報讐為詞

屢侵邊保搶去男婦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
遠地駭然

一嘉靖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呂經清查屯糧多委者不
善處分衆拂怨遂犯經窘辱百至邊境洵洵巡按御
史曾鈺撫定之招集將領申以大義擒首惡數十人
皆坐以死而協從罔治事聞于

朝經適戍銑陞大理丞起總兵馬永鎮守永歷按各營
簡其精銳爲衆倡者取赴軍門聽用而結以恩故法
行而不敢携二邊境始安

一嘉靖十八年軍士以糧賞不及罵驚者設噪登城次
日黎明時馬永先伏壯丁于城左右乃單騎至城下
招呼叛軍數千人下城諭以

國恩及軍法一叛軍提兵向永衆伏兵起遂殺叛軍殆
盡事平旌賞有加見堂稿

一遼之邊陲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興中淪沒退而
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擬木衝以廣
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元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寨
江夷西隣福餘太寧自清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十

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迤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
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遼大遼東迂
北柴河泥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原四戰
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
三分新橋之淖濘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由
鎮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
防功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
先計而後隨置之幾不濟矣攷之木葉白雲之間即
遼之北京中京也今其城垣廩舍蔬圃雄磨尚存

設警備倭遠可以備營緩急即東南饑饉轉遼東之

粟亦足以濟之又畫則疏廣寧火燒橋以達潮河清

引吳家壩活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河可達盤山矣

由寧前歷右屯沿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

山海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米灣

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為迂

談蓋亦弗思爾矣

一分東胡為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亦入今亦不

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乎王之長驗之而入



無敢留難焉比其賞賚之加恒糜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恒求貢而其贖在我今也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則恐詈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賚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九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威損侮孰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於貢無心於貢而後撫諭之說行有撫諭之說則其贖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爲購中國之威安在哉夫驗貢以

勅爲準也今之勅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遠之則失在我從之則犬羊之貪無厭而其漸愈熾故其先嘗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真偽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勅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

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真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權焉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撫諭而苟且將就是何異於養蠱待斃也哉

一邊之語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壞以示不如
襦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
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
得冬綺丈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錦繡金珠雜飾
以羸羸相高貧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
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獲餅穀鹽酒之勞
其甘若飴此侈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
往者速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

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問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
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此賈生三表五
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楮明銀以市馬歲
可得萬餘匹即軍人無馬驗給而入其值餘以克太
僕寄養騎操不數年馬可登息矣乃率以紕薄短小
之物詒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擅奪之
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疆場善觀變者
觀之於未萌是故可易而忽之哉

一維遼之東南崇山大海海有島流之民聚其間者曰

島民聚於萬山之間者曰流民之皆四方亡命流徙
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問則無以安
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賈禍
也故爲之清查爲之保甲爲之解發爲之類編差銀
皆求以治之而卒無底於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
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繁庶也其半爲
朝鮮比界及夫遼金爲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
之人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晏然哉
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土俾之
保伍聯什曠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
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
而籍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一朝鮮在我

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姑抵遼陽六百餘里皆連營
野宿故東胡時出劫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
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
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置之不省又非
樂天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於採桑女子天

下之事未有不始於纖微者也

遼有苑馬寺統監圍以蓄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蓄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并除陞轉動以年計其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孳牧之房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類網斷領隨手剝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與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夫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

蓋州兼理東南流馬之民大僕駐開原兼領東夷應機務九朝貢互市攻守芻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一先王聯萬民以化其情于是有共田之政敦其死徙出入守望疾病焉於是乎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聲相聞書戰目相及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利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不渙不戕夫然後可以教令之爲將領爲都指揮子孫聽襲他衛故遼北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